



人物简介：

沈奕斐，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，复旦大学家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，中国社会学会社会性别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，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。从事社会性别、家庭社会学、亲密关系研究近20年，主要著作有《谁在你家》《透过性别看世界》《做对“懒”爸妈 养出省心娃》等。



2014年，当沈奕斐开始研究家庭教育时，孩子厌学还只是个别现象。

来愈多。”沈奕斐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这些个案中的父母觉得特别委屈，经常想不通，觉得自己什么都做到位了，基本上答应了孩子的一切要求，但有的孩子却拿不上学作为要挟父母的一个方式——“你不给我玩游戏，我就不去上学”等现象时有发生。“现在的孩子不把厌学看成是一个奇怪的选择，而是一种自然的保护自己的方式。”

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和大量个案分析，沈奕斐认为，如果孩子真的厌学，他不仅仅是对学习没兴趣，而是对整个现实生活都失去了兴趣。“厌学的孩子，如果情愿到网络世界里跟那些从未谋面的人沟通，不愿意跟现实的人产生链接，那么对于父母而言，就不能只关注孩子

的学习，真正要去做的是怎么让孩子对现实生活重新产生兴趣。”

在接触了大量个案后，沈奕斐发现，“孩子不上学，其实是告诉父母自己病了，这是孩子唯一能去让父母重视自己可能心理问题出的方法”。

但也有不少父母走到了另一个极端——近几年被诊断为ADHD（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）的孩子特别多。沈奕斐担心其中是否会存在过度医疗，“孩子上课不专注，马上就觉得孩子注意力缺陷，似乎孩子确诊ADHD以后，家长就松了一口气。我经常遇到这样的矛盾的父母，一方面给孩子贴病症标签，另一方面又依然不放松对孩子的要求”。

在沈奕斐看来，家庭教育最重要的两个任务是完成对孩子的情感支持和人格培养。而出现孩子厌学的家庭，往往这两点都没有好好去做。“很多父母上了我推出的《松弛父母课》后，跟孩子关系变好了，孩子也开始说愿意去上学了。但是可能三个月以后，父母又把学习放到了很重要的位置，然后孩子的厌学问题卷土重来。父母对于孩子的学习太过在乎就很麻烦，因为这取代了生活中本应该丰富多元的亲子关系。”

别再与孩子“深度捆绑”

沈奕斐有段话火上了热搜——“一旦出现密集母职，孩子的抑郁率一定会增高。”

“密集母职”（intensive mothering）这一学术概念首先来自于美国学者莎伦·海斯（Sharon Hays）1996年撰写的论文《母性文化矛盾》（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Motherhood），指的是社会文化里要求妈妈成为全心全意的照顾者，好妈妈应该投入大量的时间、金钱、精力、情感和劳动来集中抚养孩子，因此，养育孩子变成了一个高投入的事情。

在沈奕斐看来，中国“密集母职”的现象近几年日